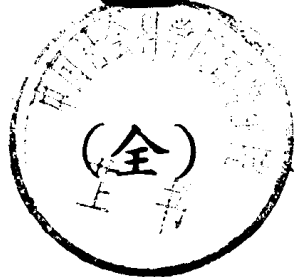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第五十八號

據清·陳志喆等修吳大猷纂影印
民國十四年刊本

廣東省

四會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621

51/85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四會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衣緒新修四會

縣志二十卷

同說查編

署 蕭宗何

丙申二月
本局開雕

光緒重修四會縣志序

志邑難於治邑吾友鄭小谷比部嘗言之矣其說曰治邑者民愚可諭以理理悖可裁以法法窮可行以意而志邑者不然疆域經政人物皆有定無理可論無法可裁即曰訛者正之闕者補之亦不能以意自爲也以是言之難乎易乎志創於前明永樂時中開屢經修纂書雖不存而察其序例簡陋實甚近所存者爲道光初邑令伍君重修相傳時修廣東通志徵事於邑督部儀徵阮公期迫檄嚴伍君以三閱月上其書舊事失於糾正新事疏於抉擇尤爲不滿人意然已爲舊本矣光緒十七年林下吳松圃長諭爲綏江書院都講進賢陳西岑太史來署邑篆有倡修縣志之舉明年余蒞任樂光緒四會縣志編首創序

與商榷凡體例之未善者刪訂改正皆出吳君而正謬補脫余則與有力焉蓋舊本僅就通志採掇成書於古來史傳向未蒐及缺佚者多邑爲漢縣其得名也以四水所會則四水當求之漢志而舊本所載水道綏江及兩小水皆不在四水之內者也秩官有黃幾復而不知幾復名介有李樸而不知字先之者應作李朴宦績有趙必瑒云與父崇訥同科而不知爲崇訥皆其誤之大者余悉取山海經漢書地理志宋史列傳宗室世系表山谷文集宋詩紀事爲之更定以爲考古者之助不但正通志府志相承之訛且以正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之訛矣至於釐金之法始於軍興至今數十年與關稅鹽鐵諸政並重實爲將來國史食貨志中一大政亦

爲今日郡邑志中一創舉其在所必書明矣嘗牒釐務總局請下其事於縣而局員某謂釐金乃不得已之政宜諱不宜書寢牒不行今所載者僅其大略聊備史法而已吳君既長書院兼領志局日與諸生講貫經義暇則秉筆編葺晦明風雨無少閒而考古必確探今必詳不敢有一字之率逾數寒暑凡數易稿始爲定本以視數月蕘事者其用心爲何如也余時已移官龍門吳君以書屬序因自述其原委如此昔鄭比部以象州人爲象州志自謂但有刪除而無演說論者以爲足以媲美韓氏朝邑康氏武功陸氏靈壽諸志今吳君亦以邑人爲其邑志其毅然筆削亦有無愧於鄭氏之志者余得觀厥成有深幸焉光緒二十二年秋九月同知銜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創序

二

調署龍門縣事本任四會縣知縣洪洞劉德恆謹識

光緒四會縣志職名

主修

同知銜翰林院庶吉士選授會同縣知縣署四會縣事陳志詰 江西進士

同知銜肇慶府經歷代理四會縣事陳應泰 浙江紹興人

同知銜本任四會縣知縣署龍門縣事調補東莞縣知縣劉德恆 山西洪洞人

同知銜粵海關庫大使署四會縣事唐盛松 廣西鬱林人

監修 丙閣中書銜四會縣教諭尤其深 順德人

高要縣訓導兼理四會縣教諭王洪潮 陽江人

四會縣教諭鄧文虎 英德人

四會縣訓導李若金 吳川人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職名

倡修 花翎三品銜特用道前署廣西柳州府知府吳熾昌 中路相魁

花翎同知銜吳若珍 中路魁生

花翎強勇巴圖魯梧州協副將江志鏞 上羅源軍功

花翎同知銜知銜龍耀輝 下路村美生

總纂 前曲江縣教諭歷任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吳大猷 中路相魁

分纂 拔貢生就職教諭何其鈞 中路相魁

採訪 恩貢生候選教諭吳恢宗 中路姚

恩貢生候選教諭吳恢宗 中路姚

恩貢生候選教諭吳恢宗 中路姚

恩貢生候選教諭吳恢宗 中路姚

廣 貢

生 鄭國儀 上路下

歲貢生 吳贊修 上路下

附貢生 六品銜分府候委教職區子璘 下路村美

收掌 州 校錄 同 街李溢泉 中路橋東

生 吳大詔 中路相魁

增 生 吳泰瞻 中路相魁

生 林儀笙 中路相魁

生 吳文錦 中路相魁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職名

生 梁鈺 中路沙

文 蕭宗何 中路沙

文 蕭宗漢 中路沙

生 沈元輝 中路橋

附貢生 李棟棠 中路廟

生 許桓邦 中路廟

生 吳廷杰 下路上

光緒四會縣志凡例

一舊志編首恭載 上諭及 御製文統稱曰 典謨考
府志不載省志載稱 聖謨他志或稱 訓典今以 上
諭及 恩詔統稱 詔令而以 歷朝御製文統稱 聖
製分別恭載

一舊志所載 上諭十八道 御製文四篇亦有言宜從
府志例不必復載者然 歷朝上諭御製文集等書曾經
頒發到縣者兵燹後久已無存正可因閱志書欽承 聖
訓故更從省志南海志及近日新頒有關本邑者增入

上諭詔書九十四道 御製文八篇擡寫字樣悉照省志
例敬謹錄登至志內則無論三擡雙擡單擡字樣俱止空
一格以省篇帙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凡例

一輿地志先疆域道里廟鄉據現在也次沿革溯從前也
次山川附於地者也夫然後以圖著之氣候風俗因乎時
而繫於地物產則地之所生也故氣候風俗物產又次之
若搖蠶亦縣地所有因並志焉

一建置志先城池次廨署有城池然後土可守次倉廩次
學校試院書院社學以養以教守土責也治民者必事神
故次以壇廟若津梁若墟市亦人所建置而受治於守土
者也故又次之新建善堂適落成所以濟教養之不及者
也因並志焉舊志兼列坊表寺觀於義未安從府志省志
例改入古蹟

一經政志所載舊志分三門曰賦役曰禮樂曰兵防今從
府志省志改正其賦役門之解支備支留支改徵統曰征
解稅課鹽課外增入釐金禮樂門之祈年統於秩祀若兵
防諸目竟可以兵防括之矣

一水利乃經政之大端尤今時之急務舊志入疆域府志
入輿圖省志附山川皆所未安今另爲一志

一職官志改從府志省志例分班列表宦蹟即載表後以
便檢閱不稱秩官不立名宦武功等目

一選舉志亦從府志省志例其子目增制舉一條進士舉
人貢生統曰科目易援例曰例仕易廩子曰廩襲餘仍舊
志但分別時代各自爲表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凡例

二

一人物志從府志而稍變其例蓋府志係從省志例以列
傳爲主吾邑經咸豐朝紅匪髮逆之亂其士民婦女之死
難者將備載其名氏以表彰之不必皆有言行可傳也故
子目先忠義有表有傳次列女以貞孝節烈爲一表傳則
有才德可述者並載焉次耆壽表次列傳始亦立孝行善
士藝術等名後見上海陸慶循嘉慶志修例謂分別品目
係國史體裁邑乘不當僭擬故第將舊志所載及采訪冊
所報按時代排纂咸豐以後無時代可據者則分鋪備紀
善善之意閱者自得之至仙佛必另標目而釋道從之末
載流寓一篇則以其雖非邑人而曾居邑地也
一藝文志舊志臚列邑人之作並濫及他人投贈邑人之

作誤矣修志書非選文字也果文字有關於地方利病建置得失以及題詠名勝者止可分註各篇各條下其他作者雖有名篇俊句當於本人傳中及之今從府志省志例採訪邑人著述無論書傳不傳已刻未刻分經史子集備載書目舊志所收概從刪削

一古蹟志據舊志所載有增並將坊表寺觀纂入亦府志省志例也

一雜事志志災祥雖非人事之常亦見天時之變其餘前事軼事不便入正志而有以資掌故示勸懲者亦悉錄入俾邑人士無忘故老之所傳

一新志既修舊志必廢凡志皆然實則後人據前人底本重爲補訂以求詳備非必遂勝之也故舊志於歷屆修志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凡例

三

姓名序跋其可知者必備存然置之編首典謨之前實未允協故改附編末讀者參考而互證之亦得失之林也一縣志編列八景已成俗套故後之秉筆者每毅然去之吾邑八景亦有言不必存者然遠而都門則有燕山八景近而省會則有羊城八景伏讀欽定日下舊聞考園明園則有四十景避暑山莊則有三十六景靜宜園則有二十八景靜明園則有十六景又圓明園內多稼軒亦有十景蓋標名舉勝聖人不廢也既著於前何爲泯於後哉但星移物換感類滄桑前之所稱有非復今之所有者固以移載古蹟爲宜

一年號上之廟號年數下之干支府志或載或不載今悉備載以便閱者細注則否以省篇帙

一職官志之某縣人選舉志之任某縣某官不載省分史法也然閱者案頭不必皆有歷代地理志縉紳錄等書即有之亦煩查對故兼載以便閱者

一志中紀及各官大小必稱名卽有諡亦兼稱名非僭也懼日久而名不彰反令閱者茫然也府志有單舉其姓者不必從

一人物志書字不書號亦史法也然自別號盛行卽平日稔交亦不知其字某矣志中或書字或書號或兼書或不書皆以採訪冊爲據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凡例

四

一斯志稱編而不稱卷者自漢以來變竹簡木板以紙寫書卷以藏之一卷不能盡乃有二卷以次標記揚子法言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必立之師前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韓昌黎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皆是也都穆聽雨紀談謂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乃分爲部帙不卷而摺已基於此至五代時鏤板印書更無煩於寫摺蓋卷之名存實亡久矣編也者前漢書儒林傳注謂所以聯次簡也今以一葉印板書當古之一簡而秩其次序以綫編之故不稱卷而稱編爲得其實也又集韻部總也統也則以書幾編爲一部亦其宜也若所謂一套者北方高燥無發潮之患每書一部必裱布套以包

之倘亦沿其稱又有名無實之一端矣稱光緒者則元和郡縣志例也

以上各條署縣陳志詰西岑手創總纂吳大猷松圖參定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凡例

五

光緒四會縣志目錄

編首

序文 凡例 職名

詔令

聖製

編一

輿地志

疆域 道里暑度附 廂鄉 沿革 山川 圖說 氣

候 風俗 物產 糴蠶客民附

編二

建置志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

六

城池 廨署 倉廩 學校 試院 書院義學家塾附

社學鄉約附 壇廟文閣文筆附 津梁石路水步附 城市 善堂

義莊義家附

編三

經政志

班朝 蒞官 田賦戶丁附 征解 積儲 稅課 鹽

法 釐金 秩祀 造士 訓俗 兵防 郵遞

船政

編四

水利志

圍基 阮洞涵濬附 陂壩

編五

職官志

文職 武職 宦蹟

編六

選舉志

制舉 薦辟 科目 例仕 藩戚 封贈 廕襲

編七

人物志

忠義 列女 耆壽 列傳 仙佛道釋附 流寓

編八

藝文志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目錄

七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編九

古蹟志

輿地 建置 坊表 冢墓 寺觀 文塔 八景

編十

雜事志

災祥 前事 軼事 續志

編末

前志序跋 後序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

詔令一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己丑奉

上諭自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深可憫惻著戶部都察院傳諭各撫按轉行道府州縣有司凡各處逃亡人民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心樂業查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准為業俟耕至六年之後有司官親察成熟畝數撫按勘實奏請奉旨方議徵收錢糧其六年以前不許開徵不許分毫簽派差役如縱容衙官衙役鄉約甲長借端科害州縣印官無所辭罪務使逃民復業田地開墾漸多各州縣以招民設法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 詔令

勸耕之多寡為優劣道府以善處責成催督之勤惰為殿最每歲終撫按分別具奏載入考成該部院速頒速行欽此

順治十二年乙未奉

上諭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諸一心心正則為忠為直眾美集焉不正則為奸為慝羣惡歸焉是故心者萬事之本美惡之所由出也顧事有殊途心惟一致一於國則忘其家一於君則忘其身如此者不特名顯身榮邦家亦永賴之矣若夫奸邪之流樹黨營私怙權亂政卒至身名俱喪為國厲階蓋緣居恆無正心之功一當勢利遂昏迷奮亂狂肆驕矜上昧王章下乖臣誼或作威而聯羽翼或比匪而效奔趨如譚秦石漢以累世舊臣久叨恩遇不思圖報逞臆橫行跋扈自恣目

無綱紀陳名夏則一介豎儒驟蒙顯拔倚任深重賜賚優隆而乃背德植交蔑法罔上此皆自作罪孽以致隕厥身家朕歷稽往古宵人誤國代代有之觀諸近事復炯鑒昭然足為永戒恐後之為臣者或仍蹈覆轍負主恩而淪素志至於身罹刑憲悔悼無由故推原情狀而論列之錄成一編以為人臣儆心之訓云欽此

順治十二年乙未

上諭禮部朕維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即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求淹貫博古通今明體則為真儒達用則為良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賢之訓仕優則學仍傳諭內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須留心學問俾德業日修識見益廣佐朕右文之治特諭欽此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二月奉

詔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地眷佑之庥

祖宗付託之重

聖祖母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革寢息海寓乂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為變亂陰結奸黨同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閩浙楚蜀關隴兩粵

豫章之開所在驛驛肆逞瘴毒三桂僭稱偽號逆從滋負罪尤甚朕恭行天討分命六師勦撫並施德威互濟或繫頸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捕誅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既膺神殛逆孫世璠猶復張據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患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厲將士屢趣師期於是虎旅協心進逼城下賊衆計窮勢蹙通款軍門約日獻城兇渠授首師克之日市肆不擾邊境晏如捷書既至上慰

廟郊

社稷之靈下抒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悅遐邇騰歡念自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堅執銳卒歲靡盬行齋居送干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

詔令

三

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於鋒刃供億之衆復困於徵輸朕閱恤民艱不忍輒加額賦閒施權宜之令用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已而身處宮寢之內塵懷閭閻之依中夜屢興盱食不暇怒焉思治八載於茲今羣逆削平疆圉底定悉窮歷年之蠹賊永消異日之隱憂用是蕩滌煩苛惟新庶政大沛寬和之澤冀臻熙皞之風欽此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上諭戶部朕恭膺

天眷祇承

列祖鴻庥統御萬方子育兆庶塵懷至治宵旰靡盬幸際海宇同風邊隅向化遐邇中外帖然衽席之安是皆仰荷

天地

祖宗福佑之所致也方朕八齡踐阼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倦倦此心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爲邦本勤恤爲先政在養民蠲租爲急數十年以來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者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報通共會計已逾萬萬朕一無所顧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於百姓將安施乎朕每歲供御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釐外無師旅饑饉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因以歷年節省之儲蓄爲頻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

詔令

四

歲渙解之恩當朕之蠲免履行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比來省方時邁已歷七省南北人民風俗及日用生計靡不周知而生民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朕洞燭此隱時深軫念爰不靳敷仁用甦民力明年爲康熙五十年思再沛大恩以及吾民原欲將天下錢糧一概蠲免因衆大臣集議恐各處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騷擾益致煩苦細加籌畫悉以奏聞故自明年始於三年以內通免一周俾遠近均霑德澤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巡撫及府尹所屬除漕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徵地畝銀共七百二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一

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開舊欠既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倘完不及額或別有虧空託稱民欠則負國甚矣卽責令督撫以下官員償補仍從重治罪夫地方大吏以及監司守令皆與吾民誼切休戚者也誠克體朕孜孜保赤之懷實心愛養力杜侵牟賡削則閭閻咸得衣食滋殖無有失所而爲官吏者亦身名俱泰豈非昇平樂利之盛事歟爾部移文各督撫諭旨到日卽刊刻頒布徧示窮簷令咸知悉欽此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奉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五

上諭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部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續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二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賡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與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節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六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賡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欽此

雍正元年癸卯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爲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